



艺术与爱情

下集

《家庭》杂志编 ● 李骏 主编 ● 中国妇女出版社

艺术与爱情

下 集

《家庭》丛书 6

主编 李骏

责任编辑：张润峰

封面设计：刘 洪

艺术与爱情（下集）

《家庭》杂志 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河北省深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10.25印张 257千字

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

印数：1—12000

ISBN7-80016-122-6/I·48 定价：3.80元

下 集

- 张良的故事 高歌今 (1)
跋涉者 余士君 (30)
爱的和弦
 ——记瞿弦和与张筠英 苏 兰 (51)
谈谈我家的男子汉 谢 芳 (64)
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和她的汉族丈夫 赖 祥 (69)
此生长做靠“边”人
 ——记著名画家范曾和他的妻子 丹 丹 (86)
笑星之妻 郭金荣 (91)
赵忠祥和他的妻子 吴 欣 (95)
“吃鸡者”和他的知音
 ——记王景愚与妻子李莉莉 阿 今 (101)
甜蜜、苦涩、欣慰
 ——记李娟和她的家庭 尹 明 (110)
一个电视导演的爱情
 ——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导演
周寰和他的妻子陈阿喜 赖 祥 (120)
镜头在陈裕德家推拉摇移 蔺 里 (130)
“皇帝”的生活和生活中的“皇帝”
 ——记溥仪扮演者陈道明和他的妻子杜宪
..... 周金华 (136)
郑振瑶和她的“最佳家庭配角” 黄艳阳 (141)
郭颂和他的爱妻 许长军 (144)

《Mong Dong》

- 记青年作曲家瞿小松 刘索拉 (147)
- 著名影星祝希娟的丈夫侯烽民 李琼 (158)
- 春兰秋菊话今昔**
- 黄婉秋和她的丈夫 赖祥 (165)
- 两情长久比翼齐飞**
- 王馥荔和王群的故事 施善革 (179)
- 十二万里丝路行**
- 与一对画家夫妇的对话 金汕 侯令 (185)
- 事业的距离与心灵的沟通**
- 画家刘大宣与他的妻子 姜凌 韩燕 (191)
- 被遗忘的爱情角落**
- 李羚、李克己夫妇记事 巩玲 (198)
- “李向南”喜配“英娘”**
- 影星周里京与舞星傅春瑛的爱情
- 家庭生活 海燕 (205)
- 陈佩斯与他的爱妻王燕玲 于显 (210)
- 程琳和侯德健的期盼 梁平 (213)
- 微雨燕双飞**
- 访归国后的沈丹萍 陈光 (217)
- 我们正年轻**
- 影星岳红的婚恋故事 傅溪鹏 (221)
- 亚洲影帝“许文强”的奋斗史、罗曼史 徐晓翔 (229)
- 爱，播在事业里**
- “小朱明瑛”李玲玉的婚事 傅溪鹏 (234)

功劳的一半属于你

- 崔岩光与她的爱人杜锦 傅溪鹏 (241)
我可怜的矮丈夫 王作勤 (250)

他活着回来了

- 范旭霞谈丈夫朱时茂 肖娟 (254)
同窗·情侣·伉俪

- 记李维康、耿其昌夫妇 周金华 (257)
痴情的代价和离婚的文明

- 记朱明瑛的婚恋生活 胡思升 (263)
往事堪回首

- 鲍蕙荞谈庄则栋 金汕 (276)
琼瑶的婚变与再恋 胡时珍 (305)
刘晓庆离婚案杀出“程咬金” 梁平 (310)
我说，还得从李谷一谈起 金铁林 (313)
斯琴高娃的第三次婚姻 保冬妮 (318)

张良的故事

高歌今

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：
忠贞不渝，新美如画！

——郭小川：《团泊洼的秋天》

—

在金碧辉煌的中国剧院举行的颁奖大会上，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，正把一对心情激动的中年夫妇迎上台去，男的是张良，女的叫王静珠。

看着张良夫妇那神采飞扬的笑脸，我的记忆忽然象电影的长焦距镜头似的，一下延伸得很远很远。他俩三十年来漫长而又坎坷的生活和艺术道路，一幕幕映现在眼前，那样清晰，那样酸楚……

—

事情要从1956年夏天说起。

当时，首都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全国话剧会演。张良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的《战斗里成长》一剧中，成功地扮演了通讯员双儿，荣获了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演员个人三等奖。

王静珠，这时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业余演出队员，也参加

了全国话剧会演。那时候的王静珠是个相当标准的苏州美女，明眸修眉，风姿绰约，再加上她那两条光洁、柔软的长辫子，因扮演苏联姑娘染成了金黄色，在胸前背后怪招人地荡来荡去，很快就吸引了张良的目光。其实，漂亮的女孩子，张良见过不少了，唯独这一个，张良见过一面之后，就再也难以忘怀。同样，姑娘王静珠的心里也留下了张良的影子。那会儿，他们上楼下楼，开会看戏，碰见了也不过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彼此连姓名都不知道呢。

不久以后，八一厂决定拍摄电影《战斗里成长》，张良被借调到制片厂试镜头。

“哟，您原来在这儿呀！”有一次，张良突然在饭厅里遇到了这个长辫子姑娘，辫子已非昔日的金黄色，而是又黑又亮，在那长长的辫梢上，还飞舞着两只彩色的“小蝴蝶”。

张良象老相识似的和她打了招呼。

“我可知道您了。”姑娘笑着说。

“您贵姓？”张良这才想起来还不知道她的贵姓芳名，忙问了一句。

“我叫王静珠，在八一厂搞军事动画片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算是正式相识了。

这时候，王静珠还没看过影片《董存瑞》。

说起《董存瑞》，张良的知名度可就高了。不久前，在首都剧场举行的《董存瑞》首映式上，张良以其精湛的演技，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。场灯一亮，一千多名观众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坐在前排的张良身上，海潮般的掌声一浪盖过一浪，朝张良涌去。

一群群热情的观众，呼喊着他的名字，朝张良围过来，握手的，祝贺的，签名的，感谢的，一时间，象刮起了一股台风。弄得坐在张良旁边的《董存瑞》导演郭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丛中挤出来。

张良象一颗耀眼的新星在影坛上升起来了。他一连收到好几百封观众来信，有时一天就要收到二三十封，祝贺的、恭维的、捧场的、学习的……什么样的都有，一些女青年还热情地寄来了求爱信，附上了眉目传情的小照。但是，张良的心却始终平静无波。

有一天，八一厂也调看了影片《董存瑞》，全厂上下为之震动！这个可亲、可爱、可信、可学的英雄形象，顿时使那些呆板生硬的公式化概念化的“英雄们”黯然失色。领导请张良向全厂职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，他生动实际的创作体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共青团还组织了团员和青年座谈《董存瑞》，张良也应邀出席，回答问题。王静珠在会上听得入了神。她觉得这才真正的认识了他，心上那个影子从此再也抹不掉了。

三

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者的微笑，而看不到在那微笑背后隐藏的执著和追求。张良的成功之路，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？

1945年，张良的家乡辽宁本溪县下马塘村，被解放军从日伪手里解放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无知的孩子，只知道自己是“满洲国”人，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当父亲问他是哪国人，他说自己是“满洲国人”时，父亲气坏了，“啪”的就是一耳光：

“给你讲过多次了，要记住，你是中国人，不是满洲国人。”几个耳光挨下来，他好歹记住自己是“中国人”了。但是，真正使他感到做中国人是光荣的，还是解放军的言传和身教。演《白毛女》、《牛永贵负伤》……的是他们；教老乡们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的也是他们；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的，还是他们……从他们身上，张良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中国人，自己就是要做这样的中国人！

小张良兴高采烈地开始了新生活，他站岗、放哨，当儿童团长，别提干得多欢实了。很快，他又学会了表演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。宣传队的同志直夸他：“这小子演得真不赖呀！”他乐得忘乎所以，一个心眼认定是宣传队看中了他，偷偷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瞅个空子就往驻军宣传队跑。想不到，人没跑多远，就被母亲揪回来，说他还不满十三岁，哪能吃得了那份当兵打仗的苦，一把大铁锁就把他锁到了小屋里。

家乡很快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夺了去。张良在苦难中挣扎，在苦难中期待。

1948年10月，解放军再次解放了他的家乡。这回，他是吃了秤砣——铁了心，“死气白赖”，软磨硬泡，好歹总算参上了军。

人民军队是什么？学校、熔炉，广阔的天地，人生的战场。张良在这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，干什么都带着一股蛮劲。真是指到哪打到哪，哪里艰险往哪里去。两度抗美援朝，他都赶上了。头一次，美国鬼子正嚣张，扬言要到鸭绿江边饮战马，到中国过圣诞节。他夜过家门而不入，紧随志愿军匆匆赶过鸭绿江。部队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火烧到脚跟才知疼，硬是穿着单薄的军衣，顶风冒雪把美国鬼子打得狼狈不堪，节节败退。两年后再次赴朝时，张良已是文工团员了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他看到过千百个舍生忘死的英雄好汉，体验过无数次纯洁无私的战友情、同志爱，自己也积极投入了救死扶伤、战地鼓动的火热斗争。血与火的磨炼，使他日益成熟。回国以后，张良先后参加过宣传队、文工团、话剧团。一切又从零开始。好长时间里他只干杂务，管道具，弄服装，拉大幕，老也捞不着演戏。后来，领导上终于发现了他的表演才能，才让他在一些话剧中演些跑龙套的角色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电影导演郭维会来找他演自己一向无比崇敬的英雄人物董存瑞。他过去

092307

遇事从未退缩过，这回却犹犹豫豫，不敢大胆应承了。想想自己身材不高，又没有浓眉大眼，魁伟气度，哪能演好这个“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”？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郭导演，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追求。他认为，把英雄神化是不对的，英雄也不一定就身材魁伟，高不可攀，英雄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人。郭维要他回想在战火中碰到的那些真正的英雄战友，那不都是普普通通的伙伴吗？而英雄业绩正是他们创造的。你，不也在抗美援朝时期立功入党了吗？要是你碰到董存瑞那样的关键时刻，我相信，也会成为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人物的。一席话，说得张良开了窍，心里顿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。他勇敢地接下了这个任务，让自己长久地反复地追忆过去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，然后象蜜蜂酿蜜那样，去提炼和调动自己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感受。一个活生生的英雄人物——董存瑞，就这样在银幕上出现了！

四

听了张良的报告，王静珠已经清晰地看到他走过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。随着了解的加深，那隐隐约约、似有似无的感情也愈加清晰起来，并且一天比一天炽热。但稳重的姑娘并不急于表达这纯洁的爱情，她仍在日常生活中细心地观察。一天，在摄影棚里，王静珠和她的女伴们正坐在一条长凳上看拍戏，张良踌躇满志，昂首阔步地带着几个部队高干的女儿走进来。他对王静珠她们不理不睬，好象没看见似的。还有一次，在八一厂的大门外坐车，张良在车上高声说笑，俨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这些细枝末节她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了。

张良在八一厂试过镜头后，突然检查出得了肺结核，摄制组只好中途换人，把张良送回沈阳住院治疗。住院期间，张良仍不断收到许多观众的来信，其中也有一些姑娘的求爱信。有一天，张良从众多来信中突然发现了一封批评信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信里没有恭维，没有赞扬，更没有爱的表白，而是直言不讳地说：我不否认你是一个有才华的演员，但是，从你最近的某些言谈举止来看，我觉得你不能正确对待荣誉，有些骄傲了。你不要让鲜花和掌声冲昏了头脑，以为你演好了一个董存瑞，就多么了不起，可以高视阔步，目空一切了，这会成为你继续前进的绊脚石的。我希望你今后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不断前进，能为人民塑造出更多更好的英雄形象来……信末的署名是“王静珠”。啊，原来是她！

读了这封信，张良非常感动，好象服了一帖清醒剂。他一晚没有睡好，思前想后，越想越觉得王静珠的信真正触到了他的痛处，就象一场及时雨。“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！”他打心眼里称赞着。现在他看到的已不仅仅是姑娘那美丽的外表了。他连夜给她回了信，真诚地感谢她的批评和帮助，表示今后一定要正确对待荣誉，正确对待艺术，正确对待人生……

从此以后，他们的两地书来往频繁，谈学习，谈工作，谈生活，谈友谊，就是没有谈情说爱。虽然如此，彼此早已心心相印，不言自明了。

五

那是1957年春天，伴随着扑面而来的寒流和风沙，张良的周围也飞短流长，谣言四起，说什么他演了《董存瑞》之后，骄傲自满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成了大右派了。随后多数友人不来信了，也有少数老友来信骂他忘了本。张良真有点哭笑不得。此刻，他正在新上演的苏联话剧《舰队的毁灭》中扮演一名水兵，大右派和他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嘛。

演出结束，他才回到团里，参加整风学习。党号召党员要向党交心。张良是党小组长，他真诚相信党一再提出的“不打棍子、不揪辫子、不戴帽子”的“三不政策”，相信只要在党内

会议上说的话，即使错了，也不挨整。于是，他十足天真地带头要求“澄清自己的糊涂认识”。他首先对有人造他的谣表示愤慨，说自己因为演了董存瑞，长影和沈阳军区授予他先进工作者奖状也好，中央文化部给予他演员一等奖的金质奖章也好，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，又不是他伸手要的，他并不想争名夺利，难道荣誉背后总是伴随着灾难吗？他表示，如果真有右派要杀共产党员，他会坚决反对，誓死斗争。但是，要说有些三八式的老党员，一夜之间也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，他打心眼里不理解……

“你具体说说看。”主持会议的整风办公室的同志马上插问。

“比如说吧，郭维、沙蒙都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我一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、老党员。说他们会突然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我就不相信。他们启发了我如何正确看待党和人民，如何正确看待革命英雄和革命战争。要说他们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他们怎么会拍出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《董存瑞》、《上甘岭》这种好片子来教育人民、鼓舞人民呢？”

很奇怪，当时会上鸦雀无声，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批判张良的不是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整风办公室就指使人明确宣称：张良跳出来了！《人民日报》已经公开报道长影揪出了“沙（蒙）、郭（维）反党集团”，他不相信党报，就是不相信党；他反对党报的结论，就是反对党；他还为右派大肆辩护，高唱赞歌，自己不是右派又是什么？！

这就是当时的逻辑！真理！张良不服。他苦苦地搜索自己走过的不长的人生轨迹：十五岁参军，差两月十八岁入党，对党和革命军队怀有感恩戴德的深情；对党和这支军队，他只会写一个“爱”字。什么反党呀，什么右派呀，什么不相信呀，完全是无中生有！他想不通，他反驳，但那条逻辑是不可变更的，于是“打态度”，态度不好矛盾就更加激化，上纲越来越高。张良一

向学习勤奋，怀里经常揣着一本字典、一本日记，有“张字典”的美称。他天天写日记，记学习心得。整风办公室为了进一步掌握他的材料，查抄了他的书信和日记，虽然找来找去，也实在找不出半句反党言论，可那条逻辑也仍然是“真理”。

不久，抗敌话剧团团长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半版长文，题目就叫《一个青年演员的歧路》。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，一来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张良的“罪行”；二来是借此澄清张良已正式划为右派分子谣传，说他虽然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，还构不成敌我矛盾。但是必须痛改前非，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彻底改造，才能得到真正挽救。

六

整风、反右运动一来，王静珠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。她比往常更勤快地给张良写信，总想时刻知道他的消息。但她收到的回信却越来越少了。她又接二连三地给张良发了五封快信，竟没有收到对方的片言只字，而可怕的消息却纷至沓来：张良出事了！张良被划为右派了！甚至有些“好心人”早就劝她不要再痴心苦等、耽误青春了。

执拗的姑娘一心只等着张良的回信，好弄个明白。这一天，邮递员又来了，仍然没有他的复信，但她却在送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看到一个赫然醒目的标题：《一个青年演员的歧路》。标题下面，她一眼就扫到了张良的名字。她怦怦心跳，一目十行地看下去，几个月来得不到回信的谜底终于揭开了。

飞来的横祸，使王静珠痛苦异常。

她和张良一样想不通：难道向党献出一颗炽热坦率的心，说了真话就错了么？她坚信张良没有错，更没有罪。她为他痛苦，为他抱屈。她深知此刻张良最需要的是她的信任和支持。写信要

耽误时间，快！她一口气跑到邮局去，先给张良发了一封电报。

这时候，张良正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，在长春演出话剧。戏刚完，后台突然骚动起来：王静珠给张良来电报了！

“唉，这下没准关系告吹了！”大伙儿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从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转到长春来的这个电报袋，在人们手中传来递去，引发出了种种不同的感情。有些人平素和张良有说有笑，似乎真诚相待，这时候避之唯恐不及了；有的人叹息不已，对张良将要受到的新的打击自知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；还有人嘴角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因为好戏又要开场了……

“干脆拆了吧，看看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

其实，电报袋经过很多人的手，已经破裂了。这一提议正符合人们的好奇心，没人提出异议。电报袋撕开了，提议者小心翼翼地打开拆叠着的电报纸，读了出来：

“张良同志，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，快念下去呀？”大伙儿正竖起耳朵听，忙急急地催道。

电报没人敢再念下去了，却一个紧接一个地传着。人们一看完，全都不吱声了，有的人还赶紧走到一边去。

这封长长的电报内容确实非同凡响，难怪震骇了大家：

“张良同志，要挺住，我相信你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希望你能为革命塑造出更多更好的战士形象！”

有人急忙找到张良，问他这几个月给王静珠回信没有，他说没有，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呀。那个同志就往他背上打了一拳：

“你小子有福，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！你为什么老不给人家回信？过去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多少人追求、羡慕、恭维、赞美，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个姑娘在你一落千丈的时候，还要永远跟你在一起，这才是真心实意，千金难买，你若再不回信给她，就不是人了……”

“黄金有价情无价”，朋友的这一番大白话，句句属实，再没什么可犹豫的了。张良当天就给王静珠回了信，表示不管受到什么处分，也决不辜负她的深情厚望，一定不灰心，不丧气，尽快用奋不顾身的实际行动，争取早日重新回到英雄战士的队伍里来。

七

张良的处分终于下来了。虽然未定为右派，也未能逃脱一个内定的中右分子所受到的严厉处分：他被留党察看两年，行政降一级；每月只发六元津贴费，勒令长期下连队当列兵。

张良被罚下连队当兵的东北三十八军，曾是志愿军的王牌军。有幸下放到这样的英雄连队，他决心重打锣鼓另开张，好好锻炼改造，当个模范列兵。下去之前，他特意给王静珠写了一封信，说是下连当兵期间决定不再给她写信了，也希望她不要再来信。是孬种，是好汉，下去实际看！至于他俩的关系，等着瞧他往后能否从战士的行列里重新挺立起来，再作决断吧！

这时的王静珠苦恼极了。她才二十二岁，正象一朵早晨带露的鲜花，多少蜜蜂围着她嗡嗡转。有些好心人开导她：“张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，这下子鲁到底，很难再上来了。你们又没结婚，现在不吹，更待何时！”“你是大专毕业生，人又长得好，在北京，在八一厂，起码也可以找个校字号的，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呀！？”有些人更邪乎，趁机死皮赖脸，自作多情，缠住不放。

这种日子使得王静珠心烦意乱，连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她想：张良长期在东北山沟当兵，自己呆在北京，两人的地位和差距不是越来越大吗？她应该到东北乡下去工作，使自己的身心离张良更近一些，在精神上对他也是一种支持，她自己也好摆脱那些

无聊的纠缠。何况她一直有志于写作，下去也可以增加生活积累，开阔眼界。恰好这时部队正在号召大批官兵前去支援北大荒建设，王静珠就一连写了三份申请报告，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工作。头两份报告递上去之后，领导上劝她对如此严肃的问题要三思而行，“切记不要感情用事，”并以“过来人”的经验，劝告她不要心血来潮，轻率从事。

可她很快又递交了第三份申请报告。为了表示决心，她还当众剪掉了自己那两条心爱的长辫子。这个剪辫行动使领导上看清了她的决心，只好勉强批准了申请。下去后，密山农垦局看她能写会画，就把她留在宣传部工作，以后又让她到《农垦报》社当编辑，也经常作为记者，下到基层采访。

生活安顿下来以后，王静珠打开地图一看，原来北大荒离吉林通化远着呢，常见面是不可能了。两人只好相约：天天在活页纸上记日记，到一定时候就往大信封里一装，互相寄给对方，靠着这特殊的通信方式，他们的心越贴越紧了。

八

现在张良有了两个人的决心和勇气，眼前的乌云逐渐散去了。他自觉有足够的信心，很快就能恢复自己过去的处境。他一天到晚，不知疲倦地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。

指战员们都看过影片《董存瑞》，对张良很熟悉，很尊重，也很爱护，从没把他的下放当兵看成低人一等。他自己也不象个倒霉蛋，成天乐呵呵的。学习、劳动、操练、演习……样样抢着干。他本来就是个兵，当了演员还是演兵，尽管这次当兵是惩罚，可是他与士兵长期相处惯了，早已有了一种天然的感情。

有一次，部队进行五百里的急行军，搞立体现代化的军事演习。天上飞机轰炸，地上围追堵截，每人负重七八十斤，日夜兼